

## 青春岁月

# 白菜上山

□仇保珍 文/图

刚过立冬，看到电视里播出的一些老人又开始购买冬储大白菜的新闻，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年轻时的一段往事。

那还是1958年，我在门头沟广播站工作。当时，门头沟98%的耕地是山坡梯田，土地贫脊，全区也没有菜地，更没有种过大白菜，人们想要吃菜，就得到山外去运。斋堂、大台、门头沟公社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各公社都要自种蔬菜不靠外援。1958年，仅斋堂公社就种了30多亩大白菜试验田，这一年人们吃上了自己亲手种植的大白菜。大白菜上山获得了成功。



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斋堂公社就把菜田扩大到了400亩，生产各种蔬菜150万斤，这些菜，除供应当地厂矿机关学校和社员自己吃外，还调出了70万斤，支援了其它地区。

1960年，斋堂公社菜田扩大到900多亩，这年虽然遇到自然灾害，天气干旱，从播种到收菜克服了一道道难关，人们挑水浇菜，公社党委书记安久善经常到菜田和社员一起研究新技术，社员说：“我们不仅让白菜上山，还要让白菜高产。”这年，全社收获蔬菜四万多斤，在白菜丰收的喜庆时刻，人们欢欣鼓舞，共

产党的领导好，使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如今，国家的经济大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想吃有什么，想买有什么。尤其是到了冬天，不再指着吃大白菜、萝卜这些当年的当家菜过冬，也没有几家再去冬储大白菜。但回想起这段历史，还是挺温馨的。

改革开放后，政府取消了票证，昔日每人每月半斤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图为门头沟公社大峪大队喜获大白菜丰收。图中右一为本文作者。

## 家庭相册

# 母亲的表情

□彭思信 文/图

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母亲一生坎坷，饱经沧桑。母亲六个儿子，两个女儿，40多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既当娘又当爹，受尽世间磨难。不仅如此，母亲家庭成份不好，嫁给父亲后，在村子里一直受歧视，到文革时，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戴上了“四类分子帽子”，扫过街，挨过斗，睡过牛棚。即使这样，母亲一直是非常乐观的，小时候，常能听到母亲爽朗的笑声。就在母亲扫街挨斗住牛棚那样的日子里，一大家子人围到一起，母亲仍然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母亲终于被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当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庆祝这一喜事，我们与晚辈们摆了一天的席，鞭炮放了一地，可那天却没有看到母亲的笑声。

生活好了，母亲也老了，反而笑声少了。有时问母亲，母亲说，过去笑，是为了鼓励大家的情绪，我们这一家子人都看我呢。现在政策好了，不仅我得以解放，我们全家都解放了，我还有什么笑的呢？

一直想给母亲照张像模像样的照片，却一直没有机会，母亲80大寿时，来我家的人非常多，我借来一部普通的130照相机，让母亲换一件崭新的衣服，母亲执意不肯，就穿着平时穿的那件衣服坐到了椅子上，想让母亲笑，可母亲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这时，我看准机会按下了快门，等照片洗出来，我觉得这张照片是给母亲照的最成功的一张，看母亲，虽说没有笑容，可母亲目光坚毅，冷峻，从母亲的脸上能读出母亲一生中的苦难和痛苦，也读出了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而付出的艰辛。



拍了这张照片后，母亲一直拒绝再给她拍照。18年以后的1998年，母亲98岁高龄了，一天，母亲睡后，再也没有醒过来，人家都说母亲修的好，直到去世，没有遭过罪，我想，母亲的罪大概在年轻时已经受够了。

## 午报情缘

# 《劳动午报》：工会干部们午休的精神食粮

□石景山区职工服务中心专职社会工作者 徐振磊

在石景山区总工会，每当午休时分，就会出现一支特殊的读报队伍，这就是干部读报组，这个读报组自成立以来，吸引了许多区工会新老干部参加，因为读报，许多干部们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石景山区工会各科室老干部非常多，午间休息他们不是把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就是一起聊天嗑瓜子。区工会专职社工小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寻思着怎么才能丰富大家生活，打造一个既充实又有文化氛围的午休平台。

某天中午，小张替主任拿报纸的时候注意到区工会传达室堆放着好几份各科室的《劳动午报》，突然头脑中回想起了大学时学过的小组社会工作理论，劳动午报与工会工作息息相关，单位同事又多是在工会事业奉献多年的同志，热爱工会工作不由分说，那为何不能组建一个午间读报小组？

说干就干，小张开始准备前期工作，做调研、写策划、定主题、背提纲。最后场地选哪？劳动争议

调解室里，空间大，中午又闲置，何不利用起来做小组活动。

万事俱备，在得到主任大力支持后，小张召开了第一次读报小组活动。活动中，小张作为主持引领大家就《劳动午报》涉及的专题进行讨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自身观点的老干部们纷纷热烈发言，活动高潮时甚至手舞足蹈。经过几次读报活动，大家表示对《劳动午报》某些专题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和以往自己读报不同，大家在一起读报就像开会一样，午报专题栏目就像是会议提纲，各科室干部在读报中结合自己工作反思不足，及时了解工会动态，还讲故事案例与小笑话，寓教于乐，收获颇丰。

如今的读报小组，已经成为了工会干部们午休常态活动，《劳动午报》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干部们的心，小张表示边读边聊的小组方式为干部们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午休平台，比起以往消磨时光的娱乐更加有意义，如今每期午报带来的时事热点及工会新闻都会变成工会干部们讨论的焦点。

## 图片故事

# 我当情书拟稿人

□辛述光 文/图

工程项目部简陋的办公室内，我正乐滋滋地帮民工小伙给远在家乡的姑娘撰写情书。农民工小张用他心爱的傻瓜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纪念照，他说洗出照片后给我一张，再给他的未婚妻寄去一张，告诉姑娘，情书是这位大叔帮我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公司宣传部退休以后，我受聘到工程项目部办公室工作。那时正值北京奥运工程紧张施工之时，工期紧，任务重，项目部从安徽、河北、湖南等地招聘了许多农民合同工，他们年岁都不大，身强力壮，差不多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最大的也就二十七、八岁，已经是两个娃的爹了。



农村青年人一过20岁，家里爹娘就开始给孩子找对象，见了面只要双方满意，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男方家也就该为儿子盖房做娶媳妇准备了。

二十几岁进城当工人，怎么与未来的媳妇联系沟通呢？小伙子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初中毕业就算不错了，写封情书可难倒了他们。从河北进城工作的小张，刚满20岁，面对女友寄来的信直发愁。原来，女友寄来的信，有不少字他都不认识，只得求文化稍高的工友给他念，工友刚念了一句“亲爱的”，小张的脸就红到了脖子，干脆不让人家往下念了。小张为难之际找到了我，因为他知道我曾宣传部工

作，不好意思地求我帮他给姑娘写封回信。我高兴地说：“你给女朋友的信，可不是一般的家信，就按你的意思，你想说什么我帮你写什么，文字语句方面帮你好好润色润色。”小张将他要说的告诉了我，当然我还“添油加醋”了一番，给他念了以后，他很满意。

帮小张写情书，对方又给他回了封情意绵绵的信。

与小张一个班组的几个小伙子也都在谈恋爱，都找到我并说：“您笔头不软，也帮我们写回信吧。”从那以后，我这“情书拟稿人”就算当上了，吃喜糖的喜事也是一茬接一茬……